舊唐書/卷12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段秀實　顏真卿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二十九
列傳第七十九　韓滉　張延賞

► 王瑒　李泌　崔造　關播

韓滉子:皐　弟:洄　張延賞子:弘靖　孫:文規　曾孫:彥遠

韓滉

韓滉，字太沖，太子少師休之子也。少貞介好學，以廕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，出爲同官主簿。至德初，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爲判官，授監察御史、兼北海郡司馬，以道路阻絶，因避地山南。采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，授通州長史、彭王府諮議參軍。鄧景山移鎮淮南，又表爲賓佐，未行，除殿中侍御史，追赴京師。先是，滉兄法知制誥，草王玙拜官之詞，不加虛美，玙頗銜之。及其秉政，諸使奏滉兄弟者，必以冗官授之。玙免相，群議稱其屈，累遷至祠部、孝功、吏部三員外郎。

滉公潔強直，明於吏道，判南曹凡五年，詳究簿書，無遺纖隱。大曆中，改吏部郎中、給事中。時盜殺富平令韋當，縣吏捕獲賊黨，而名隸北軍，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，請詔原其罪，滉密疏駁奏，賊遂伏辜。遷尚書右丞。五年，知兵部選。六年，改戶部侍郎、判度支。自至德、乾元已後，所在軍興，賦稅無度，帑藏給納，多務因循。滉既掌司計，清勤檢轄，不容奸妄，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，必痛繩之。又屬大曆五年已後，蕃戎罕侵，連歲豐稔，故滉能儲積穀帛，帑藏稍實。然苛克頗甚，覆治案牘，勾剝深文，人多咨怨。

大曆十二年秋，霖雨害稼，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，滉執雲幹奏不實。乃命御史巡覆，回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。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，言所部無損，白於府及戶部。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，奏與藻合。代宗覽奏，以爲水旱咸均，不宜渭南獨免，申命御史硃敖再檢，渭南損田三千餘頃。上謂敖曰：「縣令職在字人，不損猶宜稱損，損而不問，豈有恤隱之意耶！卿之此行，可謂稱職。」下有司訊鞫，藻、計皆伏罪，藻貶萬州南浦員外尉，計貶豐州員外司戶。滉弄權樹黨，皆此類也。俄改太常卿，議未息，又出爲晉州刺史。數月，拜蘇州刺史、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。尋加檢校禮部尚書、兼御史大夫、潤州刺史、鎮軍節度使。滉既移鎮，安輯百姓，均其租稅，未及逾年，境內稱理。及建中年冬，涇師之亂，德宗出幸，河、汴騷然，滉訓練士卒，鍛礪戈甲，稱爲精勁。李希烈既陷汴州，滉乃擇其銳卒，令裨將李長榮、王棲曜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掎角討襲，解寧陵之圍，復宋、汴之路，滉功居多。

然自關中多難，滉即於所部閉關梁，築石頭五城，自京口至玉山，禁馬牛出境；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，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，至申浦而還；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，修塢壁，建業抵京峴，樓雉相屬，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。時滉以國家多難，恐有永嘉渡江之事，以爲備預，以迎鑾駕，亦申儆自守也。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，下與江平，俾偏將丘涔督其役。涔酷虐士卒，日役千人，朝令夕辦，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，多令毀廢。明年正月，追李長榮等戍軍還，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、采石軍使，增營壘，教習長兵。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。陳少遊時鎮揚州，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，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，與少遊相應，樓船於江中，以金銀繪彩互相聘賚。而自德宗出居，及歸京師，軍用既繁，道路又阻，關中饑饉，加之以災蝗，江南、兩浙轉輸粟帛，府無虛月，朝廷賴焉。

興元元年，就加檢校吏部尚書。數月，又加檢校右僕射。貞元元年七月，拜檢校左僕射、同平章事，使並如故。二年春，特封晉國公。其年十一月，來朝京師。時右丞元琇判度支，以關輔旱儉，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。上以滉浙江東西節度，素著威名，加江淮轉運使，欲令專督運務。琇以滉性剛愎，難與集事，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，凡一十八里，揚子以北，皆元琇主之。滉深怒於琇。琇以京師錢重貨輕，切疾之，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，令轉送入關。滉不許，乃誣奏云：「運千錢至京師，費錢至萬，於國有害。」請罷之。上以問琇，琇奏曰：「一千之重，約與一斗米均。自江南水路至京，一千之所運，費三百耳，豈至萬乎？」上然之，遣中使賚手詔令運錢。滉堅執以爲不可。其年十二月，加滉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，遂逞宿怒，累誣奏琇，貶雷州司戶。其責既重，舉朝以爲非罪，多竊議者。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、齊映曰：「元左丞忽

有貶責，未知罪名，用刑一濫，誰不危懼？假有權臣騁誌，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。去年關輔用兵，時方蝗旱，琇總國計，夙夜憂勤，以贍給師旅，不增一賦，軍國皆濟，斯可謂之勞臣也。今見播逐，恐失人心，人心一搖，則有聞雞起舞者矣。竊爲相公痛惜之。」滋、映但引過而已。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，滉誣以朋黨，寢而不行。

時兩河罷兵，中土寧乂，滉上言：「吐蕃盜有河湟，爲日已久。大曆已前，中國多難，所以肆其侵軼。臣聞其近歲已來，兵眾浸弱，西迫大食之強，北病回紇之眾，東有南詔之防，計其分鎮之外，戰兵在河、隴五六萬而已。國家第令三數良將，長驅十萬眾，於涼、鄯、洮、渭並修堅城，各置二萬人，足當守禦之要。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，以充三年之費。然後營田積粟。且耕且戰，收復河、隴二十餘州，可翹足而待也。」上甚納其言。滉之入朝也，路由汴州，厚結劉玄佐，將薦其可任邊事，玄佐納其賂，因許之。及來覲，上訪問焉，初頗稟命，及滉以疾歸第，玄佐意怠，遂辭邊任，盛陳犬戎未衰，不可輕進。滉貞元三年二月，以疾薨，遂寢其事，年六十五。上震悼久之，廢朝三日，贈太傅，賻布帛米粟有差。

滉，宰相子，幼有美名，其所結交，皆時之俊彥，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。性持節儉，志在奉公，衣裘茵衽，十年一易，居處陋薄，才蔽風雨。弟洄常於裏宅增修廊宇，滉自江南至，即命撤去之，曰：「先公容焉，吾輩奉之，常恐失墜，所有摧圮，葺之則已，豈敢改作，以傷儉德。」自居重位，愈清儉嫉惡，彌縫闕漏，知無不爲，家人盜產，未嘗在意。入仕之初，以至卿相，凡四十年，相繼乘馬五匹，皆及敝帷。尤工書，兼善丹青，以繪事非急務，自晦其能，未嘗傳之。好《易象》及《春秋》，著《春秋通例》及《天文事序議》各一卷。然以前輩早達，稍薄後進。晚歲至京師，丞郎卿佐，接之頗倨，眾不能平。其在浙右也，政令明察，未年傷於嚴急，巡內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，誅及鄰伍，死者數十百人。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內，情涉疑似，必置極法，誅殺殘忍，一判即剿數十人，且無虛日。雖令行禁止，而冤濫相尋。議者以滉統制一方，頗著勤績，自幼立名貞廉，晚途政甚苛慘，身未達則飾情以進，得其志則本質遂彰。子群、皐。群，官至考功員外郎。

滉子 皐

皐字仲閒，夙負令名，而器質重厚，有大臣之度。由雲陽尉擢賢良科，拜右拾遺，轉左補闕，累遷起居郎、考功員外郎。俄丁父艱，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，仍宣令論譔滉之事業，皐號泣承命，立草數千言，德宗嘉之。及免喪，執政者擬考功郎中，御筆加知制誥。

遷中書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尚書右丞、兵部侍郎，皆稱職。改京兆尹，奏鄭鋒爲倉曹，專掌錢穀。鋒苛刻剝下爲事，人皆咨怨。又勸皐搜索府中雜錢，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，以圖恩寵。皐納其計。尋奏鋒爲興平縣令。

及貞元十四年，春夏大旱，粟麥枯槁，畿內百姓，累經皐陳訴，以府中倉庫虛竭，憂迫惶惑，不敢實奏。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，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，百姓遮道投狀，內官繼以事上聞。德宗下詔曰：「京邑爲四方之則，長吏受親人之寄，實系邦本，以分朕憂，苟非其才，是紊於理。正議大夫、守京兆尹、賜紫金魚袋韓皐，比踐清貫，頗聞謹恪，委之尹正，冀效公忠。乃者邦畿之間，粟麥不稔，朕念茲黎庶，方議蠲除，自宜悉心，以副勤恤。皐奏報失實，處理無方，致令閭井不安，囂然上訴。及令覆視，皆涉虛詞，壅蔽頗深，罔惑斯甚。宜加懲誡，以勖守官。可撫州司馬，員外置同正員，馳驛發遣。」。鋒亦尋出爲汀州司馬。皐無幾移杭州刺史，復拜尚書右丞。

皐恃前輩，頗以簡倨自處。順宗時，王叔文黨盛，皐嫉之，謂人曰：「吾不能事新貴。」皐從弟曄，幸於叔文，以告之，因出爲鄂州刺史、嶽鄂蘄沔等州觀察使。入爲東都留守。元和八年六月，加檢校吏部尚書，兼許州刺史，充忠武軍節度等使。以陳、許二州水潦之後，賜皐綾絹布葛十萬端疋，以助軍資宴賞。所理以簡儉稱。入爲吏部尚書，兼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元和十一年三月，皇太后王氏崩，以皐充大明宮使。十五年閏正月，充憲宗山陵禮儀使。三月，穆宗以師保之舊，加檢校右僕射。十二月，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，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。長慶元年正月，正拜尚書右僕射。二年四月，轉左僕射，赴尚書省上事，命中使宣賜酒饌，及宰臣百僚送上，皆如近式。其年，以本官東都留守，行及戲源驛暴卒，年七十九。贈太子太保。大和元年，謚曰貞。

皐生知音律，嘗觀彈琴，至《止息》，嘆曰：「妙哉！嵇生之爲是曲也，其當晉、魏之際乎！其音主商，商爲秋聲。秋也者，天將搖落肅殺，其歲之晏乎！又晉乘金運，商，金聲，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。慢其商弦，與宮同音，是臣奪君之義也，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。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嗣，反有篡奪之心，自誅曹爽，逆節彌露。王陵都督揚州，謀立荊王彪；毋丘儉、文欽、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，咸有匡復魏室之謀，皆爲懿父子所殺。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，彼四人者，皆魏室文武大臣，咸敗散於廣陵，《散》言魏氏散亡，自廣陵始也。《止息》者，晉雖暴興，終止息於此也。其哀憤躁蹙，憯痛迫脅之旨，盡在於是矣。永嘉之亂，其應乎！叔夜撰此，將貽後代之知音者，且避晉、魏之禍，所以托之神鬼也。」

滉弟 泂

泂以廕緒受任，劉晏判鹽鐵度支，辟爲屬吏，累官至諫議大夫、知制誥。與元載善，載誅，以累貶邵州司戶同正員。建中元年二月，復諫議大夫。先以劉晏兼領度支，晏既罷黜，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。本司廢職罷事，久無綱紀，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，國用出入，未有所統，故轉泂戶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泂上言：「江淮七監，歲鑄錢四萬五千貫，輸於京師，度工用轉送之費，每貫計錢二千，是本倍利也。今商州有紅崖冶，出銅益多，又有洛源監，久廢不理。請增工鑿山以取銅，興洛源故監，置十爐鑄之。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，度工用轉送之費，貫計錢九百，則利浮本矣。其江淮七監，請皆罷之。」復以「天下銅鐵之冶，是曰山澤之利，當歸於王者，非諸侯方嶽所有。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，非宜也，總隸鹽鐵使」。皆從之。

泂與楊炎善，炎得罪，常不自安。無何，兄子皐抗疏理炎罪，德宗意泂令爲之，尋貶蜀州刺史。興元元年三月，入爲兵部侍郎。六月，爲京兆尹。七月，加御史大夫。貞元二年正月，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，以泂代太真爲刑部侍郎，尋復兵部侍郎。貞元七年十一月，爲國子祭酒。

張延賞

張延賞，中書令嘉貞之子。幼孤，本名寶符，開元末，玄宗召見，賜名延賞，取「賞延於世」之義，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。博涉經史，達於政事，侍中、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，以女妻焉。肅宗在鳳翔，擢拜監察御史，賜緋魚袋，轉殿中侍御史。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，思禮領河東，又爲太原少尹，兼行軍司馬、北都副留守。

代宗幸陝，除給事中，轉御史中丞、中書舍人。大曆二年，拜河南尹，充諸道營田副使。河洛久當兵沖，閭井丘墟，延賞勤身率下，政尚簡約，疏導河渠，修築宮廟，數年間流庸歸附，邦畿復完，詔書褒美焉。時罷河南、淮西、山南副元帥，以其兵鎮東都，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，理行第一，入朝拜御史大夫。初，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，載黨知之，奏少良狂妄，下御史臺訊鞫，欲有所屬。延賞不承其意，尋出爲揚州刺史、淮南節度觀察等使。屬歲旱歉，人有亡去他境者，吏或拘之。延賞曰：「夫食，人之所恃而生也，此居而坐斃，適彼而可生，得存吾人，又何限於彼也。」乃具舟楫而遣之，俾吏修其廬室，已其逋債，而歸者增於其舊。邊江之瓜洲，舟航湊會，而縣屬江南，延賞奏請以江爲界，人甚爲便。尋以母憂去職，終制授授檢校禮部尚書、江陵尹、兼御史

大夫、荊南節度觀察使。

數年，改檢校兵部尚書、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，依前兼御史大夫，尋就加吏部尚書。建中四年十一月，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，延賞奔漢州鹿頭，戍將叱幹遂等討之。其月，斬朏及同惡者，復歸成都。先是兵革屢擾，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，三蜀疲弊，屬車駕遷幸；其後郭英乂淫崔寧之室，遂縱崔寧、楊琳交亂；及崔寧得志，復極侈靡，故蜀土殘弊，蕩然無制度。延賞薄賦約事，動遵法度，僅至庶富焉。建中末，駕在山南，延賞貢奉供億，頗竭忠力焉。駕在梁州，倚劍南蜀川爲根本。

貞元元年，以宰相劉從一有疾，詔征延賞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，晟表論延賞過惡，德宗重違晟意，延賞至興元，改授左僕射。初，大曆末，吐蕃寇劍南，李晟領神策軍戍之，及旋師，以成都官妓高氏歸。延賞聞而大怒，即使將吏令追還焉。晟頗銜之，形於詞色。三年正月，晟入朝，詔晟與延賞釋憾，德宗註意於延賞，將用之。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，嘗有德於晟，因會宴説晟使釋憾，遂同飲極歡，且請晟表薦爲相，晟然之，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及延賞當國用事，晟請一子聘其女，固情好焉，延賞拒而不許。晟謂人曰：「武人性快，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，終歡可解。文士難犯，雖修睦於外，而蓄怒於內，今不許婚，釁未忘也，得無懼焉！」無幾，延賞果謀罷晟兵權。初，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，抵鳳翔，無所虜掠，且曰：「召我來，何不持牛酒勞軍？」徐乃引去，持是以間晟。晟令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，大敗吐蕃，結贊僅免，自是數遣使乞和。晟朝於京師，奏曰：「戎狄無信，不可許。」宰相韓滉又扶晟議，請調軍食以繼之，上意將帥生事邀功。會滉卒，延賞揣上意，遂行其志，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。上不許，且曰：「晟有社稷之功，令自舉代己者。」於是始用邢君牙焉。拜晟太尉、兼中書令，奉朝請而已。是年五月，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。及冊晟太尉，故事，臨軒冊拜三公，中書令讀冊，侍中奉禮，如闕，即以宰相攝之。延賞欲輕其禮，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，時議非之。

延賞奏議請省官員，曰：「爲政之本，必先命官。舊制官員繁而且費，州縣殘破，職此之由。臣在荊南、劍南，所管州縣闕官員者，少不下十數年，吏部未嘗補授，但令一官假攝，公事亦理。以此言之，員可減無疑也。請減官員，收其祿俸，資幕職戰士，俾劉玄佐復河湟，軍用不乏矣。」上然之。初，韓滉入朝，至汴州，厚結劉玄佐，將薦其可委邊任，玄佐亦欲自效，初稟命，及滉卒，玄佐以疾辭，上遣中官勞問，臥以受命。延賞知不可用，奏用李抱真，抱真亦辭不行。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，延賞俾曇勸抱真，竟拒絶之。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，由是武臣不附。自建議減員之後，物議不平。延

賞懼，量留其官，下詔曰：「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，並合厘務。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，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，留填闕官，差攝訖聞奏。但取才堪，不限資序。如當州官少，任以鄰州官充。其州縣諸色部送，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產幹了者差遣。」及減員人眾，道路怨嘆，日聞於上。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，恐不可行；太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，並請復之；浙西觀察使白誌貞亦以疏論。時廷賞疾甚，在私第；李泌初爲相，采於群情，由是官員悉復。

貞元三年七月薨，年六十一，廢朝三日，贈太保，賻禮加等，謚曰成肅。

延賞子 弘靖

子弘靖，字元理，雅厚信直。少以門廕授河南府參軍，調補藍田尉。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，奏改監察御史裏行，轉殿中侍御史、內供奉。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，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，亞以運豪家子，意其爲之，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。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，必不爲盜，堅請不按。亞不聽，遂以獄聞，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，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，後果於河南界得賊。無何，德陽公主下嫁，治第將侵弘靖家廟。弘靖拜表陳情，具述祖考之德，德宗慰撫之，不令毀廟。又獻賦美二京之制，德宗嘉其文，擢授監察御史。轉殿中侍御史、禮部員外郎；遷兵部郎中、知制誥、中書舍人、知東都選事；拜工部侍郎，轉戶部侍郎、陝州觀察、河中節度使；拜刑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吳少陽死，其子元濟擅主留務，憲宗怒，欲下詔誅之。弘靖請先命吊贈使，待其不恭，然後加兵，憲宗從其議。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。盜殺宰相武光衡，京師索賊未得。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，行止無狀，人多意之，詔錄付御史陳中師按之，皆附致其罪，如京中所説。弘靖疑其不直，驟於上前言之，憲宗不聽，竟殺張晏輩。及田弘正入鄆，按簿書，亦有殺元衡者，但事暖味，互有所説，卒未得其實。又殺張晏後，憲宗欲遂伐承宗。弘靖以爲戎事並興，鮮有濟者，不如併攻元濟，待淮西平，然後悉師河朔。憲宗業已北討，不爲之止，然亦重違其言。弘靖知終不聽用，遂自陳乞罷政事。俄檢校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充太原節度使。行未及鎮，果下詔誅承宗。弘靖以驟諫不行，宜用自效，大閱軍實，請躬討承宗。詔許出軍，不許自往。俄而魏博、澤潞悉爲承宗所敗，有詔賞其前言。弘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，承宗因亦款附。旋徵拜吏部尚書，遷檢校右僕射、宣武軍節度使，時韓弘入覲之後也。弘靖用政寬緩，代弘之理。俄以劉總累求歸闕，且請弘靖代己，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，充幽州、盧龍等軍節度使。

弘靖之入幽州也，薊人無老幼男女，皆夾道而觀焉。河朔軍帥冒寒暑，多與士卒同，無張蓋安輿之別。弘靖久富貴，又不知風土，入燕之時，肩輿於三軍之中，薊人頗駭之。弘靖以祿山、思明之亂，始自幽州，欲於事初盡革其俗，乃發祿山墓，毀其棺柩，人尤失望。從事有韋雍、張宗厚數輩，復輕肆嗜酒，常夜飲醉歸，燭火滿街，前後呵叱，薊人所不習之事。又雍等詬責吏卒，多以反虜名之，謂軍士曰：「今天下無事，汝輩挽得兩石力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。」軍中以意氣自負，深恨之。劉總歸朝，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，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。薊人不勝其憤，遂相率以叛，囚弘靖於薊門館，執韋雍、張宗厚輩數人，皆殺之。續有張徹者，自遠使回，軍人以其無過，不欲加害，將引置館中。徹不知其心，遂索弘靖所在，大罵軍人，亦爲亂兵所殺。明日，吏卒稍稍自悔，悉詣館，請弘靖爲帥，願改心事之。凡三請，弘靖卒不對。軍人乃相謂曰：「相公無言，是不赦吾曹必矣，軍中豈可一日無帥！」遂取硃泚爲兵馬留後。朝廷既除泚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，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。未幾，遷太子賓客、少保、少師。長慶四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五。

元和初，王承宗阻兵，劉總父濟備陳征討之術，請身先之。及出軍，累拔城邑。總既繼父，願述先誌，且欲盡更河朔舊風。長慶初，累表求入朝，兼請分割理之地，然後歸朝。其意欲以幽、涿、營州一道，請弘靖理之；瀛州爲一道，盧士玫理之；平、薊、媯、檀爲一道，請薛平理之。仍籍軍中宿將，盡薦於闕下，因望朝廷升獎，使幽、薊之人，皆有希美爵祿之意。及疏上，穆宗且欲速得范陽，宰臣崔植、杜元穎又不爲遠大經略，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。唯瀛、莫兩州許置觀察使，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。時總所薦將校俱在京師旅舍中，久而不問，硃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，日詣中書求官，不勝其困。及除弘靖，命悉還本軍。克融輩雖得復歸，皆深懷觖望，其後因爲叛亂。初，總以平、薊、媯、檀請薛平，於分裂之中尤爲上策，而朝廷不能行之，竟致後患，人到於今惜之。

子文規、景初、嗣慶、次宗。

弘靖子 文規

文規，歷拾遺、補闕、吏部員外郎。開成三年十一月，右丞韋溫彈劾文規：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，文規徘徊京師，不尋赴難，不宜塵汙南宮，乃出爲安州刺史。累遷右散騎常侍、兼御史中丞、桂管都防禦觀察使。

弘靖子 景初

景初，歷職使府，官止殿中侍御史。

弘靖子 嗣慶

嗣慶，位終河南少尹。

弘靖子 次宗

次宗最有文學，稽古履行。開成中，爲起居舍人。文宗復故事，每入閣，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，宰相奏事，得以備錄。宰臣既退，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，故開成政事，詳於史氏，次宗尤稱奉職。改禮部員外郎，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，次宗堅辭省秩，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。出爲舒州刺史，卒。

文規子 彥遠

文規子彥遠，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。景初子天保，嗣慶子彥修，次宗子曼容。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裏，亭館之麗，甲於都城，子孫五代，無所加工，時號「三相張氏」云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君民足則國富，將相和則國安，反是道焉非得人者。滉殺元琇，奏瑞鹽，逞斡運之能，非貞純之士，刻下罔上，以爲己功。幸逢多事之朝，例在姑息之地，幸而獲免，余無可稱。延賞以私害公，罷李晟兵柄，使武臣不陳其力矣；惡直醜正，擠柳渾相位，致賢者不進其才矣。象恭僝功，皆四凶之跡也，雖以廕繼世，以才進身，蹈非道者，實小人哉！延賞歷典名藩，皆稱善政，及登大位，乃彰飾情。皐叠處大僚，徒稱舊德；弘靖輕傲邊事，欺減軍資；洄附元載、楊炎，繼及累貶，俱非守正中立者也。《書》云：「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。」不其是歟！

贊曰：韓滉刻下，延賞害公。皐、洄繼世，弘靖興戎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